

锅里到底还有“肉”吗？

——关于外汇储备的若干问题

邱元荣 黄烈中

近两年，关于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议论很多。我不太懂外汇储备方面的知识，于是找来相关资料认真学习了一番。学习之后，一些关于外汇储备的问题却让我困惑不解了。在此，我原文摘录几段，以期与大家探讨和交流。

其一，“中国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保持多年贸易顺差，以丰富而廉价的资源和商品换来了大量美元，再反身过去投资美国债券。有人做过测算，仅以中国外汇储备目前投资美国国债1.16万亿美元计算，这相当于美国欠每个中国人约5700元人民币”（见《美债牵住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鼻子”？》一文，刊于《老年文摘》2011年9月19日第3版）。

看了此文，我感到很自豪。我国人民富了，还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连天下人都知道美国富强大佬也欠每个中国人5700元人民币。而反观国内的老少边穷地区的乡亲们，极缺营养、无数嗷嗷待哺的婴儿，因极缺鱼精蛋白致使许多心脏病病人不能抬上手术台，经济适用房需加大投资迅解民生等，都焦急地等着用钱，那么，我国的各类外汇储备操盘手们能否把中国人借给美国的钱尽快要回来？

其二，“外汇储备是一国持有的外币资产。外汇储备在形成之前，事实上已经兑换成人民币，进入国内经济体循环，用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的话，就是‘肉已经在锅里’”（见《美债牵住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鼻子”？》一文，刊于《老年文摘》2011年9月19日第3版）。

对此问题我有些不解。外汇储备在形成之前兑换成的人民币是新发行的货

币还是国内经济体循环中的人民币？可是，以丰富而廉价的资源和物料成本低、人工成本更低的商品已供美国人消费了，换来了大量美元这个价值符号，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结算手段、支付手段捏在我们国家手里，那么，在国内经济体循环的人民币还有物质基础吗？

说白了，“肉”（即物料、人工成本很低的出口商品）已经出口给美国人消费了，而没有物质基础的人民币却还要在国内经济体中循环，那么我们拿什么来保证消费品不涨价呢？

其三，“曾有地方官员表示：给我们1000亿美元，我省的问题就都解决了。但这和说把国家银行的养老金都给那个省用，其荒唐度是一样的。央行已经把这1000亿美元折成人民币给了赚钱的企业，如果再给一个省，等于是给了2000亿，这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见《中国急需外汇储备的常识普及》一文，刊于《环球时报》2011年9月14日第14版社评）。

对此问题我极为不解。文中说“严重的通货膨胀”是指哪一层的通货膨胀？如果是指“央行已经把这1000亿美元折成人民币给了赚钱的企业”，由于暂无物质基础的人民币加入国内经济体循环，就引发了通货膨胀，“再给一个省”必引发倍加的通货膨胀则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方可在理。而事实上，《环球时报》社评的本意不承认央行折成人民币给了企业就已经导致了通货膨胀。

其四，“企业通过向国外客户出售货物，提供服务或接受外商投资，获得对

方支付的外汇”，“由人民银行购买后就形成了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不同于财政资金，是人民银行用人民币在国内外汇市场上购买外汇形成的，对应着人民银行的货币发行和人民币负债”（见《外汇管理知识》一文，刊于《金融博览》2010年第9期第54—55页）。

对此问题我既明白又有些不解。明白的是关于外汇储备的形成，它“对应着人民银行的货币发行和人民币负债”。不解的是“人民银行的货币发行”其物质基础已出口到国外了，即使不“无偿分配使用”也会引发通货膨胀。

其五，“外汇储备在形态上是外汇，主要用于对外支付，如果用于国内，就要二次结汇换成人民币，再次增加货币投放，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矛盾”（见《外汇管理知识》一文，刊于《金融博览》2010年第9期第55页）。

对此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外汇作为一种资本只能对外有购买力，而对国内不具有实际价值。我们常说的外汇储备从上世纪90年代的千八百亿美元到如今3万多亿美元的快速增长，号称为国力的增强，只是针对从购买国际市场的物资或投资于国外企业来说的。国家用外汇可购买国外商品，当然百姓也可持外汇购买国外商品。至于如何结汇央行再换回人民币，笔者认为，可在国内外汇市场上廉价结汇换成人民币，惠及百姓，再将美元换取的人民币回笼，既减少了通货膨胀压力又直接惠及百姓，可谓一举两得。

外汇管理专家（官员）所说的肉已

经在锅里的“锅”到底有多大?是指中国市场这口“锅”还是指全球经济市场这口“锅”?如果是指全球经济市场这口“锅”,那么,我们的百姓连“锅”沿也够不着,怎么去捞肉吃?照理来说,既然是全球经济市场一体化了,就应当给百姓们这个通用支付手段(美元)去捞肉。

其六,“从更广义的外汇资产总量来看,截至2009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3.46万亿美元,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见《外汇管理知识》一文,刊于《金融博览》2010年第9期第55页)。

很清楚,我国对外的这3万多亿美元金融资产,对国内而言,至少发行20万亿元人民币参与了国内经济体循环,而这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资产,何年何月才能转化成物质财富进入国内惠及百姓?至于提到我国的3.46万亿美元外汇资产还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那为什么美国还欠中国人的钱?美国的外汇资产又是什么?

其七,“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分析,在当今世界金融市场上,欧洲的储蓄率约10%-20%,欧洲国家发一点国债,基本上都被欧洲人自己买光了。日本储蓄率更高,国债拿到国际市场的也不多。只有美国居民没有储蓄的习惯,储蓄率刚从过去负的2%上升到现在正的6%,美国可以向金融市场提供大量债券。中国外汇储备‘不得不’投资美国债券的困境,揭示了当下国际经济循环不平衡的矛盾——美国借钱消费,中国攒钱储蓄,中国人储蓄的钱,恰恰就是美国人借贷的钱”(见《老年文摘》2011年9月19日第3版)。

樊所长的这段话,由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刊文作出了更明白的注解:“美国和中国是全球经济领域的两个‘磁极’。美国消费者位于其中一个‘磁极’,中国的制造商则位于另一个‘磁极’:美国消费者的消费金额越高,中国工厂的产出就越多,集中到中国央行的美元就会越多;美国政府的美元融资越多,花钱

购买中国产品的美国消费者就越多”(见《美国好日子到头,中国也不好过》一文,刊于《环球时报》2011年8月9日第6版)。

对此问题着实感到有些不舒服,或者还有点悲凉。从总体上来说,中国人的日子是好过一点了,但还得舍己为国际友人。

其八,“经济学家李才元提醒人们注意,中国经济大力发展出口,主要是以‘创汇’为目的,这个‘创汇’主要就是挣取美元。因为美元是最重要的流通和储备货币。中国扩大生产努力‘创汇’,与美国经济的‘产业空心化’和大踏步进入寅吃卯粮的‘消费时代’,其实是一个‘同步过程’”。

“樊纲表示,要体谅那些外汇储备的操盘手们,因为在今天的国际金融市场‘想不买美元国债,很难’”(见《老年文摘》2011年9月19日第3版)。

对此问题我甚感不解。中美贸易中我国的巨额顺差是受制于美国还是驾驭着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就抢占了国际贸易支付货币的印钞权,又拥有最强大的军备,而我国的外汇储备操盘手们和这样或那类的精英们难道都不了解此情况吗?那么,我们又该怎样体谅他们为好呢?

其九,“为了低估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值,中国通过购买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主要是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各美国债——来推高美元的币值。为了阻止中国这样做,美国政府应该对中国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征收所得税”(见《美专家为促人民币升值支招》一文,刊于《参考消息》2011年4月27日第14版)。

殊不知,对“美专家建议对中国所持美国债券征收所得税”的狠招,我国的外汇储备操盘手们和这样或那样的精英们有对策吗?

其十,“从没有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数额像中国这样巨大,而且大多由国有银行保管,民间的储备额微不足道。要让这些外储保值增值,购买美国等大国的

国债,受损的概率比较低。但当前恰是各大国的主权信用风雨飘摇之时,也是中国国内用钱最紧的时候,偏偏又撞在一起,政府该怎样使用外储,真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但这又是必须说清的事情,否则外储越多,政府围绕它的表现看上去就越‘古怪’。专门负责外储运作的中国投资公司就会被千夫所指,它的正当业务就会被说成‘鬼鬼崇崇’的。它投资赢了还好,一旦有任何闪失,就会成为国家形象无法承受的‘丑闻’”(见《中国急需外汇储备的常识普及》一文,刊于《环球时报》2011年9月14日第14版社评)。

对于《环球时报》社评的观点,真令人费解。我作为“中国公众”的一员,无论如何,对什么“中国公众金融常识匮乏”、“荒唐”之类的话语,还有一定的容忍度。不过,我还是希望我国的一些外汇储备的操盘手们,这样或那样的精英们和掌管媒体话语权的供职者们,能否换位进行思考,怎么能把国家的主人闹得无知、“荒唐”了呢?至于“社评”所言的什么政府“有十张嘴也说不清”、“正当业务就会被说成‘鬼鬼崇崇’”等之类的话,很简单:做到有根有据地公开、透明就行了。

其十一,“当前主要的问题是我国的外汇资产大多集中在政府手中,民间外汇资金蓄水池有限。我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占全部对外资产的三分之二,而日本的这一比例仅约为六分之一。因此,我们鼓励企业和老百姓持有和投资外汇,实现财富币种的多元化,实现‘藏富于民’”(见《外汇管理知识》一文,刊于《金融博览》2010年第9期第55页)。

至此,我对我国巨额外汇储备有效管理的知识有了一些理解,尤其是《金融博览》所摘登的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传授的外汇管理知识,从技术上解决了人们认识的误区,那么,能否真正落实,关键在于我国全体公民们法律知识的提高。■

责任编辑 刘黎静